

玩

## 小戏剧里的小情绪



看一部好戏，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散场，心中惊涛还在拍岸，这厢灯光大亮座椅噼噼啪啪乱响，一切都被打回原形。怪不得说戏剧源自巫术，厉害的演员在台上就像巫师勾心摄魄，一个人就可以把全场人哄得迷迷糊糊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戏散了好梦就醒了，难受。

小话剧《偷偷爱》，叫我“中蛊”的是最后一场。男人和暗恋的女人分手，不过短短几分钟，却是层叠叠嶂，暗流汹涌，这样的戏最难把握分寸，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。心碎了一地，却变成了满天星斗，清冷寒辉可沐一生，而不是玻璃渣子，破败而锋利。

其实年轻人的故事演得也很卖力，砸出台下满坑满谷的笑声。不过要是没有最后铅华落尽，却力道绵长的收束，笑也就笑过了。《偷偷爱》在笑的什锦糖箱底，压了一段秘密的清苦。真正的偷偷爱也就是这样子，一定是甘心唱一个人的独

角戏，留着最秘密的角落不肯向任何一处惹尘埃。最残酷的情境，不是永远得不到，而是黑暗里一个人洁白的清静肥沃，突然被切割暴晒成了最不堪的泥泞笑料。所以，少年式的偷偷爱是长不了根的嫩豆芽，兜不到底的小包袱，到底要抖给人看才觉可爱。中年人的偷偷爱，要么死得很难看，要么不病魔不成活。不如就偷着爱到底，傻到底。

看这场话剧还有纯属个人的意外惊喜，挽救我对散场的不良记忆。走出剧院，身边一个挽着长发的女孩，和一个背包的男孩走过去，两个人并不显得亲密，不过男孩侧头望着女孩笑的时候，夜色下也看得出眼睛里闪亮的波光。可惜刚走不到五分钟，女孩转过一个街角就在墙边停来说到家了。男孩子眼里的微笑和嘴边没说出的话，只好都顺着头顶探出墙来的梧桐叶子跳下去，一路追着女孩子跑。

男孩子沿着墙根走啊走，连

背影上都长满了失落与恍然。我真想跟上去和他搭话，不过到底忍住了，害怕吓着他，只好一路编排他们是现实版《偷偷爱》的年轻男女主角，正处在最难将息的暧昧进退里。我很遗憾我不是剧作家，否则不知能给他们编排出多少不一样的过去和将来。

张爱玲说生活的戏剧化不健康，不过人生要是没有发生过一点戏剧情绪，那才叫无趣。就算你只是坐到台下看别人的戏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你送看戏的女孩子回家，不知不觉从中山路一直走到了东风路……没人陪你看也没关系，你在剧场边的咖啡店，碰到了那个叫你脸红心跳的谁谁谁，一个人……

瞧，都市生活中的小戏剧，其实到处都是。你我他都是主角，只是戏怎么演下去，谁也没有预订好的台词与台本。不妨来点小戏剧，小情绪，就像中年男女的偷偷爱，它也让我飞离地面，哪怕只有一厘米。

■林娜



爱乐笔记



## 莫扎特：自由的轻盈

趁周末假期，和女友去了趟凤凰。去凤凰的人，大都是想在喧嚣的生活中寻找一份宁静。住下之后才发现，今天的凤凰早已商业化厉害，尤其从我们租住房看沱江对岸，布满大大小小的酒吧。霓虹灯闪烁，歌手在其间声嘶力竭。

我不喜欢喧哗场所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沿着江，和女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，心中颇感失望。在我们身边，小贩招揽着生意，窄窄的石头路弯曲，石头路旁边，便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酒吧。路过一咖啡吧时，感觉里面还算安静，我们便拾级走了进去。

里面果然安静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进门后右边是一侧间，里面居然一个顾客也没有，灯光柔弱，素花布的桌子，墙上是一个个黑白照镜框。我不由一喜，和女友捡靠窗位坐下。厚厚的玻璃顿时把我们和外面的喧闹隔开了来。

只片刻，我发现这里面其实并不安静，在屋顶的音箱里，传出一阵很轻盈的曲调，如果不仔细听，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还播放着音乐。

见我听得仔细，女友问我谁的音乐。我说，是莫扎特。

是的，这里播出的竟然是莫扎特的《魔笛》。

我真是惊讶，没想到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地方，能够听到现代人久违的莫扎特。我不记得有多久没听过他了。莫扎特的音乐听起来非常舒畅、洒脱，因此总给人飘逸之感，甚至在他著名的小调乐曲和严肃歌剧中的哀怨诉说，也无不有一种轻盈蕴涵其内。

我问女友，你觉得莫扎特想表达什么吗？女友听了听，摇了摇头，肯定地说，他不想表达。

我很高兴这个回答。因为在我听来，莫扎特真的从不想表达什么，他只是吟唱，只是传出声音，而绝非要给听众强加什么，他也更不要求听众在倾听中作出决断。创作音乐的人，大都喜欢表达自我，但对莫扎特来说，他的音乐主题却从来不是诉说自我的处境和情绪。他所完成的，只是向听众发出自由的邀请。对现代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自由更感觉珍贵呢？哪怕我们这次旅行，想寻找的不也恰恰就是自由吗？

不记得在哪本书上读过，上帝在打量人间之后说，人活得太苦，让莫扎特降生吧。这句话我记得很牢，因为确实在对人心的抚慰上，再没什么比莫扎特的音乐更能做到这点。

临买单时，我有意看了看这个咖啡吧的女主人，她的神情平静，似乎窗外的喧嚣根本就与己无关。我真的很想问问她为什么不把这个咖啡吧换成可以赚钱的酒吧，但我只动了动嘴唇，终究还是没问。

或许，莫扎特的音乐已经告诉了我答案。 ■远人

本版投稿邮箱 sxhsfk@voc.com.cn



1:1984年，一部关于莫扎特的电影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，并获得奥斯卡大奖。请问这部电影的名字。

2:莫扎特最后的一部音乐作品叫什么？

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：“AY+答案”发送到1065800078462，或者登录华声娱乐频道 <http://ent.voc.com.cn/> 参与活动。

上期答案：1:1743年 2.《哈里路亚》恭喜手机号为1346\*\*\*1811 1587\*\*\*0434的读者获得奖品。

## 老长沙的人情歌

五郎在城隍庙里做和尚。

我的姐，心莫慌。  
你犯了大事小事有县政府，  
行得钱用有银行；  
伢子哭脸有烧饼，肚子痛啖有老姜；  
收吓、断家有和尚。

在旧社会的长沙，歌中列举的生活不便，主要有以下五项：

一、需要行政部门处理的大小罗唆事；  
二、金钱的匮乏；

三、烧饼可以哄崽，可见生活水平不高；

四、民间单方仍在起作用，比如用老姜治肚子痛；

五、当时带崽婆面对小孩啼哭或不明病因，仍迷信到城隍庙里去收吓、断家，所以，竟然把和尚也算进了“情郎”的范畴。

当然，这首歌谣所唱吟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，因为实际上，没有一个情姐会有这样五个郎，但人情社会，以及人情社会的种种需求，在这首歌中却表露无疑。 ■任大猛

人在社会中，必定有种种生活的不便。六十年前不发达的长沙城，是一个人情社会。人情社会，就用关系搞定、摆平生活中的种种不便。

旧社会的长沙，有一首歌谣，就道出人情社会的实质，念起来别有味道。歌如下：

一个鸡蛋两个黄，一个情姐五个郎。

大郎在长沙县政府，二郎在湖南大银行；

三郎在浏城桥上烤烧饼，四郎在马路边头卖老姜；

## 水饺事件后她终于采取了自卫措施

谢家蓉脾气好点，姑且算是顾小影的福气。但让顾小影郁闷的是，好事的管利明与她进行的种种“交流”。比如某天管利明就问顾小影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零工可以做？”

顾小影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：“什么零工？”管利明解释，“比如糊纸盒，糊一个纸盒大约五厘钱，十个就是五分。我们在家的时候冬天没活儿做，你妈都会糊纸盒，赚点钱。”顾小影点点头，“那爸爸你干什么？”

“糊纸盒是女人做的事情，”管利明很严肃。顾小影翻了个白眼，心想：你一个大爷爷们不多干活赚点钱，还“让你妈去做”……真不害臊。“妈妈去做事了，咱家谁做饭？”顾小影给管利明一个很为难的表情，“医生让我天天躺着，虽然很无聊，可是为了孩子我只能忍着。”管利明一听见“孩子”两个字马上服软：“那算了，还是让你妈在家做饭吧。”管利明转身离开，小声嘀咕着：“生孩子这么简单的事都能弄得这么麻烦，俺们农村人怀着孕还天天干活儿呢，城里人就是不中用。”顾小影干瞪着眼却不能反驳。

管利明和谢家蓉都是淳朴憨厚

的人，但看见顾小影挑来拣去的样子，也觉得这个儿媳妇实在是太难伺候了。顾小影心想明明是你们做的不好吃……在一次水饺事件后，顾小影终于忍不住采取了自卫措施。起因是谢家蓉包了茴香饺子——饺子馅里几乎全是茴香，顾小影吃几个就没了胃口。终于忍不住了，就跟谢家蓉说：“妈，包饺子太麻烦了，以后咱们买速冻的吃就可以的。”

谢家蓉摇头道：“速冻的太贵了，一包都要十几块。咱们自己包饺子，不过才花三五块钱。”顾小影幽怨地看着面前的饺子，然后说句“我饱了”，起身离开餐桌。琢磨了一下午，

等到晚上管桐回家的时候，顾小影终于有了主意。她把管桐拖到卧室商量：“你去买十包速冻水饺，就说是单位发的福利，好不好？”管桐不用多问就知道顾小影又在想什么——三天后，管桐就真的买了一包速冻水饺回来，包括猪肉荠菜馅、猪肉白菜馅……管利明看见了，还感慨了一句：“你们单位真不实在，发什么水饺啊？还不如直接发钱。”管桐“呵呵”笑两声应付一下。就这样，通过不断的斗智斗勇，顾小影也算充分掌握了家庭生活中“灵活变通”的技巧。所以，渐渐地，顾小影的日子就舒心了一些。 (10)



求子记 叶萱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